

生活語絲

吳康民

韓國人民在日本侵佔朝鮮半島以後，反日復國戰爭此起彼伏，從未停止。在中國東北地區，韓國人民軍、朝鮮人民軍、韓國獨立軍等復國抗日的武裝組織，聯同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共同作戰。

天言知密

楊天命

在食品質量愈來愈令人擔心的今天，「禍從口入」的機會會大增，我們常常擔心海鮮、雞肉、食用油等等常用食品是否安全，選取食材時格外小心謹慎。

戰後對日寬大為懷

當年的朝鮮革命第二方面軍司令韓儉秋，為中韓並肩作戰譜下一首《中韓進行曲》：「中韓同胞們，戰鬥的一天來到了，抗日的決戰來到了。民眾自衛軍，朝鮮革命軍，同生共死的戰友……」。同樣，中國作曲家張寒暉也作了著名的《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整天價在關內，流浪，流浪……」。

禍從口入

從玄學的角度來看，有沒有哪些面相的人會特別容易「中招」，因食物而導致健康問題。一般來說，「承漿」（即下唇的下方稍有凹陷的位置）有痣，代表此人酒量不錯，也更傾向於「一忌口」，想吃就吃，不太顧慮後果，即使食物本身沒有問題，也容易因為飲食習慣不良而導致生病。尤其是「承漿」比較淺，或者長的痣是深黑色的，不但要細心留神食材安全，更要督促自己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雖然日本是近鄰，近年內地遊客前往日本旅遊的愈來愈多，中日往來更為密切，應該說，中日人民的互相了解有所進步。究竟是友好之情超過戒心，還是世代友好的根基已經扎實地種下，現在還不能就此有個結論。

此外，若人的法令紋緊包嘴唇的兩端，也容易生腸胃病。若法令紋向着唇角蔓延生長，像兩條小蛇爬進口中，就有如「騰蛇入口」之相。以前這種相預示着此人容易受饑荒之苦，但在現代的社會，基本溫飽能夠保證，很少有人會被飢餓折磨至死，所以就視此現象為患上腸胃、口腔疾病的徵兆。但閣下與其太過擔心，倒不如把它當作一個「溫馨提示」——時刻留意飲食習慣，總是沒錯的。

地理環境處於近鄰是不可改變的，我們當然願意中日彼此的和平友好能永世相傳，中日永不再戰的口號能子子孫孫繼承下去。我相信兩國人民都有這個和平願望，但願過去的殘酷戰爭永不再臨。

許多食品問題的源頭都在於黑心商家，是他們讓假貨、次貨被端上食客的餐桌。但值得一提的是，有環保組織指出，一些海鮮含有塑膠或有害的化學物質，不一定是加工過程中混雜其中，而是因為人類污染海洋、土壤環境，一些「微膠粒」（體積不超過五立方毫米，很容易被海洋生物誤食，積聚在體內，這些毒素經由食物鏈的傳遞而被保留（甚至放大），最終被人類攝入體內。這樣的「禍從口入」，似乎不能只怪黑心商家，也不能說是面相問題了吧？

地理環境處於近鄰是不可改變的，我們當然願意中日彼此的和平友好能永世相傳，中日永不再戰的口號能子子孫孫繼承下去。我相信兩國人民都有這個和平願望，但願過去的殘酷戰爭永不再臨。

許多食品問題的源頭都在於黑心商家，是他們讓假貨、次貨被端上食客的餐桌。但值得一提的是，有環保組織指出，一些海鮮含有塑膠或有害的化學物質，不一定是加工過程中混雜其中，而是因為人類污染海洋、土壤環境，一些「微膠粒」（體積不超過五立方毫米，很容易被海洋生物誤食，積聚在體內，這些毒素經由食物鏈的傳遞而被保留（甚至放大），最終被人類攝入體內。這樣的「禍從口入」，似乎不能只怪黑心商家，也不能說是面相問題了吧？

端木蕨良的憂鬱和孤獨

端木蕨良的憂鬱和孤獨，是文章中的兩段話。這兩段話大致可以勾勒出端木的創作源泉。閱讀端木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所追求的四種東西：風土、人情、性格、氛圍。

久題贈我的條幅。復出後的端木，悲欣交集，難掩激動心情。



端木蕨良

端木蕨良

端木蕨良

端木蕨良

端木蕨良

端木蕨良

打電話的陳年舊事

電話誕生於1876年3月10日，我使用電話是在接近100年之後。

小時候，我們村裡就有一部電話，放在大隊部（村委會）。因為大隊部經常無人值班，就挪到村醫（俗稱「赤腳醫生」）那裡。電話機是那種在抗戰電影中出現的式樣，掛在靠近門口的牆壁上，中間一個撥號盤，旁邊掛一個聽筒。需要打電話時，先拿起聽筒，然後撥號，發出「吱吱」的聲音。接通之後，打電話的人就對着電話呼喊。我們一群孩子經常圍在門口，看村幹部或赤腳醫生打（接）電話。那時事情少，往往一個上午也沒有電話打過來，小夥伴們只好悻悻而去。我們當然更希望親自打一個電話或者聽一次電話，體會一下其中的奧妙，可是人家建議我們摸一摸電話也不肯。再說，就是叫我們打，外面也沒有親戚朋友；即使有親戚朋友，他們家裡也沒有電話，又往哪裡打？

正式開始接觸電話，是在1972年底去上海服役之後。入伍第二年，我被調到連部當文書。每一個連隊都有一部分電話，主要用來與上級部門聯繫。我與衛生員、通訊員幾個，負責值班接聽電話。這個任務既輕鬆又枯燥，幾乎不能離開電話機——誰知道上級什麼時候會下達指示或命令？接聽上級的來電時，都是一手拿筆，一手記錄，生怕漏掉一個字。有時也往別的連隊打打電話，了解一下學習或訓練情況。個人因私使用電話的機會少得可憐。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正與未婚妻談情說愛。

我們的主要交流方式是寫信，但有時也想通個電話——不能見面，互相聽一聽聲音也好啊。那時不像現在，丁點事情也通電話，頂不濟也發個短信。要打個電話，戛戛乎難哉！常常是先在信上約好時間，到了某日的晚上，未婚妻到她的辦公室，請縣裡的接線員開始往上海打電話，我則在上海的辦公室裡靜待佳音。先通過山東省的地方線路，接到上海市的地方線路，再由上海的地方線路，轉到軍線上，軍線再接到我所在的部隊，最後由我們單位的接線員轉到我的辦公室。七轉八倒，經常半路中斷，打通一次電話是很慶幸的事情。常常是等了一晚上，卻沒有接通，就感到很掃興。記得有一個江蘇籍的幹部，因為與家裡打電話過多，經常佔用線路，還受到領導的點名批評。

有一次，我的朋友去上海旅行結婚，我與妻子陪他們到南京路上第一百貨商店買東西，妻子與新媳婦走得快，我與朋友沒有盯緊，兩支「隊伍」走散了。我們就在第一百貨商店內，互相尋覓打撈。那裡真可以稱得上是人的海洋，我和朋友樓上樓下轉了半天，累得要死，也找不到她倆。我甚至想到要去請商店廣播尋人啟事，最後大家終於在出口處相遇了。那時想，如果有個電影《英雄兒女》中王成背的那個報話機，該有多好！

到八十年代末，中國開始出現傳呼機（BP機）。這是「第一代個人即時通信工具」，它第一次實現了可以隨時隨地傳遞資訊的偉大變革，

「有事呼我」成為了那個時代的流行語。傳呼機體積小，重量輕，而且價格便宜，因此很快得到廣泛使用。我不能免俗，在腰間也掛上一個。由於BP機只能接收無線電信號卻不能發送信號，只是一個單方向的移動通信工具。因此，只要聽到那個「電蝸蝸」一叫，立刻低下頭看看是什麼資訊。如果是老婆或者領導呼叫，便像內急的人尋覓廁所一樣，到處找電話回覆，有時還遭到人家的白眼。

再後來，「大哥大」橫空出世，意味着中國步入了真正的移動通訊時代。這種重量級的行動電話，厚實笨重，狀如磚頭，每塊都在一斤以上。它除了能打電話，再無別的功能，而且通話品質不夠清晰穩定，常常要大喊大叫。但中國人的露富顯貴心態，使大哥大迅速受到青睞。大官與大款，都以擁有一部大哥大為榮，開始了炫耀攀比式的消費競賽。一時間，梳大背頭、抹髮膠、手持大哥大，成了不少人理想中的富人形象。腰間掛着個「大哥大」，比當年打仗時別着把匣子槍還威風。1998年，我與單位領導去上海，從高速公路下來後，天已擦黑，領導用大哥大很順利地與所預訂的富民路上那家賓館取得了聯繫，然後很得意地對我說：「這玩意兒，還真管用！」（他第一次出省使用大哥大）然而，我們卻不知道怎麼進入市區。領導埋怨我白白在上海待了十幾年。我辯解道：「我在上海的時候，還沒有修這條高速公路，我怎麼知道怎麼走？」無奈之下，只好找了一輛計程車在前面帶路，我們開車跟在他的後面，順利到達目的地。

人們怎麼也不會料到，在20多年以後的今天，彷彿雨後春筍般，手機迅速得到了普及。農民工的腰上、髮廊小姐的坤包內、大中學生甚至街頭拾荒者的手裡，都有了一個通訊工具。這隻舊時

王謝的堂前燕，就這樣悄然飛入尋常百姓家。而名稱，也規規矩矩稱作「行動電話」或「手機」。這期間，還有物美價廉、方便實用的「小靈通」，為普及行動電話錦上添花。有人說：「現在出門，身上有兩樣東西是萬萬不能缺少，一個是衣服，另一個是手機。」可見後者地位多麼重要。

如今的手機，智慧化程度高到驚人的程度。一機在手，應有盡有。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幾乎沒有手機辦不到的事情。手機的通話功能，已經弱化到極少的部分。手機與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即掌上型電腦相結合，如虎添翼，功能空前強大。其偉大意義，怎麼形容都不過分。它完成了一次真正的通訊革命，給人們的生活、工作和學習帶來無限的方便和快捷，無窮的樂趣和愉悅。前些日子我去外地旅遊，正好有家雜誌編輯打電話約稿，要攔在以前，遠隔千里，只能以抱歉了事。而因為有了手機，我從裡面調出自己的稿件，用電子郵箱發過去，幾分鐘的工夫，就完成了操作，真是不費吹灰之力。



BP機

資料圖片

香港割生活

鵬情黃里

趙鵬飛

從前每次來香港，只覺得五光十色，步履匆匆，繁華裡有精緻，細微處別有天地。一粥一飯，講究色香味，一顰一笑，都有秩序。人頭湧湧的地方，尤其醒目。鳥飛草盛的郊野，卻常常聽到驚濤拍岸。長住下來，才體味到所謂生活艱辛，並非沒有城市地域之分。比如「割」，就是最近兩個月我聽到頻率特別高的一個字。

對我這樣俗之又俗的人來說，吃住一直都是生活中佔比最大的兩件事情。在香港，吃和住原來都是需要割的。

割房究竟能割到什麼程度，我沒有親身體驗過。本月初，我在香港文化中心地下大堂觀看出的劇房照片，只覺得周身寒冷。其中一幀取景的劇房，抽水馬桶緊貼着案板，案板上的碟子裡，洗好的菜和肉準備下鍋。馬桶正對着洗衣機，蓋子大開，旁邊因陋就簡，用石塊搭成的枱面上，插燭一樣，擠滿了油鹽醬醋鍋碗瓢盆。就在這個只有二百平方呎的空間裡，居、廚、廁合一，沒有遮擋，沒有隔離，推開門，全部的家當一覽無餘，月租金三千八百港幣。

已經租住在這裡六年的女人，心滿意足，唯一的心願是繼續節衣縮食，希望能給寄養在內地的女兒，一個美好的未來。

這張照片或許只是極端個案。看完展覽，我特意查了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去年全港有約20萬，住在人均面積3.2平方呎的劏房裡。

劏房再小，總算是有瓦遮頭。工作的原因，我結束晚班常常已是第二日凌晨，有時候會走去附近的通宵麥當勞喝杯熱牛奶。每次去的時候，都

古天樂玩直播玩出禍

翠袖乾坤

查小欣

上星期，古天樂度過四十六歲生日，這個生日特別難忘，因他在生日前夕，闖了個小禍。

事緣他的一班好友吳君如、容祖兒、古巨基、劉浩龍、林峯等在他生日前一晚，替他開慶生派對，大家喝了幾杯，情緒高漲，即興玩網上直播，各人在容祖兒手機鏡頭前向古天樂送上祝福，祝他身體健康、愈來愈紅、皮膚不用曬太陽燈也自動變黑，早自有古天樂的「古天樂」在沙發上面對發言，默默接受大家的「希望」，引致外界不同猜疑所指何人，當時各人馬上為古天樂打圓場。

Valt和TVB是香港僅有的兩個免費電視台之一，前者今年才開台幾個月，老闆是香港首富李嘉誠次子李澤楷，外界稱他「小小超」，古天樂這句話是否向他挑戰？一個紅星，一個富商才俊，身份地位都夠份量，令事件更為多

製藥真是善事？

路地觀察

湯煥兆

世上最好賺的是石油、軍火及藥物產業，但只有一種是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邊賺錢邊「做善事」的——那當然是製藥業。

聽到億萬富翁又捐錢，支持研究新藥物及高科技，不禁心裡一沉，很容易教人想起比爾·蓋茲——他以救人之名，大量做善，先到第三世界國家廣泛派發，順便找人類作試驗對象。讀者只要在網上搜尋蓋茲或其基金，以及疫苗等相關字詞，自會看到印度終審法院正調查其基金向印度三萬名女校生進行癌症疫苗試驗，當中大部分孩童父母因不識字，被大揭指印同意接受疫苗測試，共一萬六千名其後反應不良，五名死於副作用。蓋茲在印度已成魔頭，當地人知道他不

派水和食物，只派「健康疫苗」（well-being shots）。這正是現在備受談論的子宮頸癌疫苗，大家看看香港遍地是什麼廣告，關愛基金又推廣什麼疫苗，便可知一二了。

富翁挪用大眾的同情心，以不同的慈善團體作招募，希望大家捐錢給他們買疫苗，令第三世界兒童得到幫助。但實際上他們是藥廠東主，也是慈善組織，拿大家的捐款，就是左手交右手，別談令到大量兒童接種了不知道是什麼疫苗。只要看看他們旗下這些團體的金錢來往，便知道為何這麼多富翁喜歡用藥物及疫苗賺錢了。

藥廠是公司，從事的是商業活動，卻又有如醫護人員的無上光環。其實他們為何因減省成本而把醫療實驗外判到第三世界？成本低，難被告發。而製藥業，拿到專利，便不斷割市賺錢，你猜用全世界是救濟人民嗎？美國的醫療經費冠絕全球，但在已發展國家中，人均壽命卻是最低，但我們反而喜歡跟從它的藥物批文。西醫不是萬惡，但看過一個老西醫的文章，就是感嘆當代醫生都變了藥物銷售員，依靠高科技儀器。從前的西醫觀察力強，一樣有大量問診、看診，且有很多不同手法，靠手的觸感可以判斷到不同病，現在都再沒有人繼承，只是為賣藥、賣疫苗，把重要的醫療診斷都交給機器。